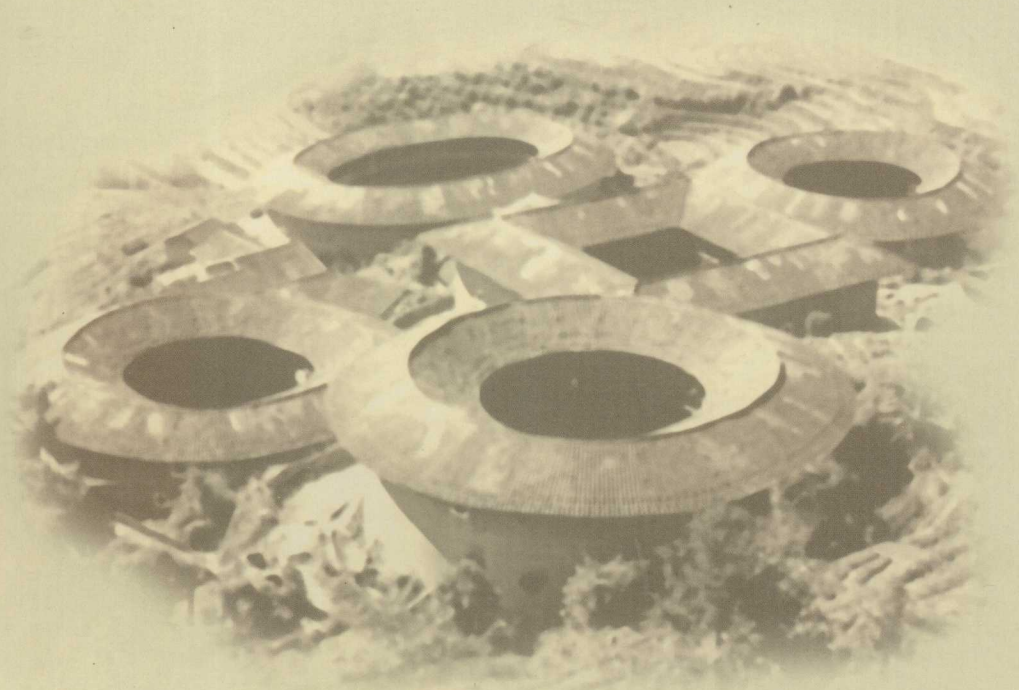


谭元亨◎著

千年圣火

生命放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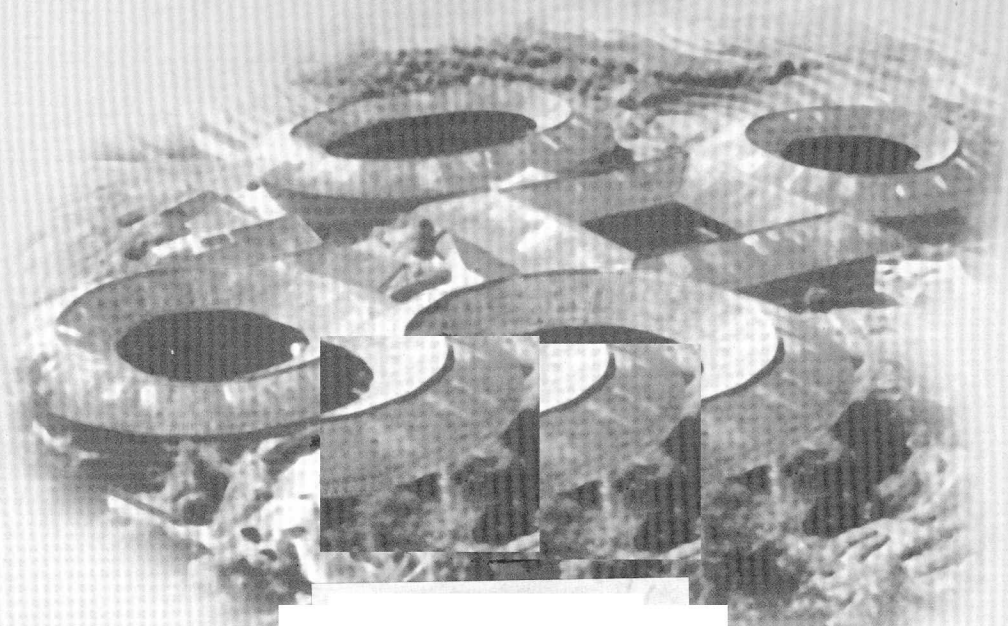
海天出版社

1247.5
5010
:2

谭元亨◎著

千年圣火

生命放歌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圣火/谭元亨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7.2

ISBN 978-7-80697-923-5

I.千... II.谭...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3410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蒋鸿雁 责任技编:钟愉琼

装帧设计:海天龙 责任校对:赵玉芳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83461000

深圳市建融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89.5

字数:1500千字

定价:100.00元(全三册)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I 目录 I

题 叙 血日 / 001

第一章 艰涩的足音 / 007

第二章 入“另册”的学生 / 019

第三章 流萤小学的最后信息 / 029

第四章 懊丧与得意 / 046

第五章 对“世纪老人”的悼念 / 057

第六章 “节电布告”和“超标罚款” / 070

第七章 “礼贤下士” / 084

第八章 被撕掉的学术讲座海报 / 095

第九章 她是他的“劫数”？ / 110

第十章 “文章千古事” / 120

第十一章 “就汤下面”的绝招 / 134

第十二章 被碾碎的界碑 / 149

第十三章 《易经》上的彖辞 / 158

第十四章 “我校”改成“我们”的诉状 / 170

第十五章 紧锣密鼓声中 / 181

第十六章 为了尊严 / 197

第十七章 想考第一的失学儿童 / 206

第十八章 空余血泪泣萱花 / 215

第十九章 来自大洋彼岸的邀请 / 231

第二十章 连锁反应 / 240

第二十一章 “奖学基金”和“出国经费” / 253

目 录

- 第二十二章 失之交臂 / 267
- 第二十三章 不是伤感的时代 / 280
- 第二十四章 在国际讲坛上 / 302
- 第二十五章 守护之神 / 309
- 第二十六章 世界太小了 / 321
- 第二十七章 “存而不论”的教改方案 / 333
- 第二十八章 “漆园之哀在万世” / 345
- 第二十九章 斯人不死 / 355
- 第三十章 天人相隔 / 366
- 第三十一章 人过世后发出的信 / 378
- 第三十二章 不砸自开的锁 / 390
- 第三十三章 “外事无小事” / 399
- 第三十四章 反差 / 411
- 第三十五章 李校长打出的“王牌” / 425
- 第三十六章 “应急措施” / 437
- 第三十七章 法庭上的演讲 / 451
- 第三十八章 不能倒下 / 467
- 尾 声 血肉良知 / 475

题叙血日

……每每爬上高山，匍匐在野地里；每每跋涉过激流，扑倒在河滩上……元戎都会不自觉地耳朵紧紧地贴在大地上，倾听着什么——似乎可以听到，车辚辚，马萧萧，脚步声杂沓雄壮；似乎可以听到，水潺潺，流急溅，无数人涉水掀起的哗哗响声……他总是说他听到了，可别人却什么也没听到，不知为什么？

——你得用心去听。

元戎说出了他的秘诀。

千年迁徙，万里长旋，怎能不在这广袤的土地上留下撞击历史、撞击未来的强劲的足音呢？这不是一支小小的队伍，是几万人、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他们从北方走到南方，从历史走向今天——还要走向未来，如此千年不息的脚步，当然不绝于耳！

于是，你听到了，有人倒在了地上，发出了钝响，尔后又传出了沙沙的声音，他们在挣扎着重站起来，自然，有人没能爬起来；有人让激流卷走，留下最后的呼叫；有人摔下了山崖，悠长的回声在诉说献身的惨烈；有人葬身于战火之中，为维护这支队伍的前行而壮别了……并不是所有人，也并不是任何一支迁徙的队伍都能走下去的。他们有的一个一个消失了，甚至是作为一个群体消失了……但是，还有人在走，还有群体在走……

于是，你仿佛听清了：开始，所有人的脚步声是整齐、有力的，他们在坚定不移地朝一个方向走着；可后来，有的步子乏力了，有的甚至止住了脚步。于是有人去搀扶他们，继续走下去，直至走不动，在路侧掘出了墓穴——可以听到无数的掘墓声，这万里征途中，路侧该有多少个乱葬岗子呵？但尽管这样，脚步声还在继续，不曾停息过，不屈不挠地朝一个未知的方向走着，有的队伍——往往是一个家族，最后只剩下

一个人了，祖父一辈埋在了大别山，父亲一辈埋在了武夷山，而自己的妻子倒在了赣水中。任凭呼唤也不会复生了，大浪声压倒了呼唤，但阻止不了脚步声，一个人，也得走下去，永远走下去……

有时，元戎站在山岗上，望着远方的人——当然是客家人，被晨曦勾勒出金光闪闪的剪影，这剪影被光衍射变得很小、很窄了，可还在走，浑身的光在闪耀。这时，一种宗教般的神圣的感觉便在他心中产生了。

他想到往麦加朝圣的道路，想到了通往布达拉宫的高原之旅，那匍匐于大地的虔诚，那视烈日烘烤、暴雨袭击、雷电交加为考验，那把肉体的折磨、摧残当作精神上的升华……于是，在这一刹那间，他体悟到了很多、很多……

这种不息的迁徙，不也是客家人生命中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仪式吗？只有如此，生命才生生不息、才闪烁、才辉煌、才显得金贵、才……赢得永恒！

千年迁徙，万里长旋，是客家人的一曲生命礼赞！

从此，一个民系的生命，便可以俯瞰这片大地，俯瞰整个历史了！

征途上的献身，更是对生命的痴迷与博爱，对生命在未来辉煌的一种宗教虔诚！乃至死后，也得……

——九葬九迁，十葬万年！

死了，仍忘不了迁徙——是怎样一种生命的躁动？

这是心在聆听，这是生命在聆听！

一支沉雄、悲壮的进行曲，也就从心底响起，如狂飙般席卷了你的一生：

一千年走过来

再一千年走下去

凛然的自尊

令心中的苦水更涩

太直的躯干

教人世的风雨更烈

万里长旋，你

铸下这历史的长剑

……

也许，该为这个民系谱写一曲悲怆、激越的主题歌，让这歌声，永远伴随着行进的步伐，永远伴随着那高昂的头颅，以及……沉默的千年背影！

有一次，元戎在海外讲学，无意中与几位吉普赛人相遇——这是两个流浪的民族或民系的碰撞，他竟听到对方如是说：

——我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求，甚至连家园也不要，连故乡也没有，可我们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音乐，带来了舞蹈，一句话，带来了美，带来了燃烧的生命！凭什么，这个世界还要歧视我们、薄待我们？

这话，给了元戎以极大的震撼，他感到整个灵魂都在颤栗！

吉普赛人本也是亚洲人，后来浪迹欧罗巴，他们在历史上遭到的凌辱、屠杀，也许不亚于犹太人……所以，元戎每每反躬自问，是呀，客家人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

这问题苦苦地折磨了他许多年。

极而言之，我又能给这世界带来什么？

带来了什么？！

客家人始终带着大迁徙——魏晋时代的“天放精神”，脍炙人口、幽婉动听的客家山歌就是一个证明。那浓于热情、富于智慧的客家山歌，本就是生命的勃兴、爱情的燃烧、艺术的闪光，——凭此，足可以称“给世界带来了美”！

但光说这，还是远远不够！

毕竟，这是一个有近亿之众的民系！

带来了……自己的语言？！也就是中原本土上的语言！

想到这，元戎心中兀地一惊。

这——不是有客家人自古相传的一句谚语吗？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

是的，可以不要家园，没有故乡，却不可以不保住自己的“祖宗言”，神圣的“祖宗言”！

“祖宗言”意味着什么？

仅仅指讲的话吗？

光从语言本身来说，有人说它是交际符号，也有人说它是思想工具；有人说它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也有人由它说到了民族心理与生成语言的能力……直到本世纪，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说：

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

由此，语言是：

——打开人们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它是人们表达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工具，是维系民族的纽带，是历史的宝库。

这也许是对“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最好的、现代语汇的说明。换句话说，客家人比说这话的哲人更早意识到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或民系的重要和宝贵！

无疑，客家话是汉民族中最具稳定性的方言，在千年迁徙中始终不变的中州古汉语。这是民族的凝聚力所在。它深深地孕含着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深藏着历史的奇珍异宝！守住这语言的疆界，比守住“祖宗田”乃至一地一府的边界，要意义得多，当然，也艰难得多……

维护了“祖宗言”，也就维护了这一民系清晰的文化领域。

当一个民系失去了他生存过的土地后，最有效的、最艰巨的保护方式，就是语言了。因为，语言的神奇功能在于它的文化沉积与精神凝聚。

于是，在“不卖祖宗言”的遗训下，无论他们来到什么地方，无论受到外来势力的怎样压迫，他们都能保持着从中原到华南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自然，给南蛮之地带来了中原相对发达的文明，同时，也就保留了传统、习俗诸方面的文化特征……

就这样，客家人成功地在华南站住了，在东南亚站住了，在全世界站住了。

客家人，客而家焉，处处无家处处家——家，就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尊严。

当然，他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不过，光说维系，似乎也还不够。

文化精神的花朵是不会凋谢的，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果。

于是“人文秀区”出现在粤东的丛莽之中，出现在东南亚的波涛之上，出现在……地球的不少角落。

文明不仅仅在野蛮压迫下苟延残喘，还会重新获得生机而勃发。于是，一个又一个文明似乎寂灭了，可一个又一个文明又在余烬中冒出了新芽……

——哥哥，你这是在哀悼启慧的流萤小学，哀悼问樵居住的那个不知下落的山村吗？

问话的是萱龄。

这位小妹妹太善解人意了——她义无反顾地追随元戎，继续读上了研究生。

现在，她赶回来送元戎“回家”了——去师专报到。

——你怎么联想得那么远？

元戎在颠簸的汽车上问。

——因为你的眼神含有太多的惆怅。这是回家途中不应有的。

——那应有的是什么？

——怎么说呢？归家，历来是一个精湛的、深刻的哲学命题，每个人一生都在归家，也就是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客家人的精神家园就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

——你这是形而上的……噢，我明白了，你没把这次归途当作回家——当然这是实实在在的家，你生活过的地方，祖辈好多代人生活过的地方……

——是的，更重要的是回归现实：我们在象牙之塔呆得太久了；还没有回归自己的本性，我们在伪饰的社会中已过多地失去自己；也就是说，去寻回属于自己的真正位置，这不是事功，也不是利禄，而是精神上寻求的一种彻底的解脱。

——我懂，可你面临的比象牙之塔的一切，要冷酷得多，铁色得多。那是困扰，而不是回归。

萱龄毕竟年轻一些——当然，她也许知道些什么，

——回归现实，自有冷酷的一面，可也有激励的一面。

——所以，你别无选择。

——不是别无选择，而是一种——客家人的历史自觉。

——我错用了被动语态。

——也许，对我们来说，没有这一语态。

萱龄不吭声了。她还是没能“究尽”她的兄长，虽然她的人生之旅并不黯色于元戎。

车在颠簸不平的山路上行进。

当年，玉祠行走在这同一条山路上。

应纯之、南飞也走过。

启慧、远晴都走过。

如今轮到他们——元戎与萱龄了。

也许，前几辈人，在形而下的意义上，都一事无成，可他们无疑都是精神上的强者，他们在精神上的建树，比任何形而下的事功都要璀璨得多！谁说悲剧仅是悲剧？悲剧的隽永便是成功，远超于悲剧自身。

元戎朝着前辈演绎着悲剧的地方，同样义无反顾地去了。

他还会继续这一悲剧——而这，命中注定还是悲剧结局吗？

萱龄是这么认为的，但她欣赏兄长这一悲壮的前仆后继！

所以她要亲自送行。

元戎从来不相信命运——纵然他也有了祖上传下来的未卜先知的感应。

于是，他匍匐在大地上听到的，不仅仅是爬山越岭的脚步声、涉水声，也有了汽车及火车轮的隆隆声。

这无数的行进声，构成了历史。

历史在行进。

历史没有形而下的回归，历史的故园不是陈编烂纸，而是东方的旭日，带着血红霞光喷溅而出的旭日。

血一样红的旭日。
血日！

正是这血日辉映出又一代人行进的身影！

第一章 艰涩的足音

重钝、艰涩的足音。

奋发、铿锵的足音。

各种各样的足音，都汇拢在元戎的耳里，恍惚间，他置身于这万里长旋的队伍中。

——快说说，问樵一村人迁徙到什么地方去了？

传来了杂乱的足音。

他一惊，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大学生当中，当然是当年流萤小学的学生。刚才，就是他们聚拢来的脚步声——一张又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一道又一道热切而又疑惑的目光，一双双翕动的嘴唇……

怎么又不说了呢？

后到的足音惊扰了他们。他们张皇地窃窃私语着，目光变得闪烁不定了，出什么事了——有什么足以惊扰这些今日的天之骄子——大学生们呢？

尔后，一个个悄悄地不告而别了。

只有华梓，有些不好意思：

——元戎老师，出了点急事，知道情况的同学走了，我也得走了，我知道你心里很急，我们的事也很急，你已经急了很多年，而我们是火烧眉毛的急……等有时间，我会把他们找来的，他们会把知道的都告诉你，可今天不行……

说罢，他深深地鞠了个躬，掉头跑了，跑得很仓皇。

元戎发傻了——怎么刚进校门，一阵热闹之余，竟如此收场？

幸好杨双渔出现了，他是同车回来的，下车后走了，现在又回来了。

——先别忙，找个安身之地再说，跟我来！

杨双渔原来是忙宿舍的事。事无巨细他都要管，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恐怕到死也改不了。元戎在他的声音中听到若干忧郁与不自然。他们在学生簇拥下，扛行李的扛行李，提包袱的提包袱，抱书的抱书，热热闹闹地跟着杨校长走了。

一路上，元戎比其他新来的老师，更关心校园里的一切。

因为，这校园在他心中有太重的分量。

这里有过祖父玉祠呕心沥血留下的一切。所谓一切，不独指校舍、实验室、运动场地，而是无所不在的一种文化氛围，仿佛每一片绿叶都会在微风中诉说过去，都是带有乡音的读书声，一个人的精血是无形无影，却处处可触的，这师专便是祖父的形象，虽然今天只是一个伤残的形象……

还有启慧大姑，她的恪尽职守，她的献身精神，她的赴诉无门的冤屈，都写在这伤残的树丛、坑坑洼洼的道路上了……

自己是第三代，会在这里留下什么呢？

无疑，校园这几年在杨双渔的精心修葺下，多少已经恢复了昔日的容光，旧的教学楼已经粉刷过了，摇摇欲坠的栏杆加固了，主要的干道铺平、夯实了，虽没铺上水泥，路边的树丛做了修剪，还种了不少紫荆树，给校园添上了几分生气。

当然，更引人注目的是造起了几栋新的教学楼，虽然简陋了点，但实用就行。教育经费拮据，能省下来建教室，实属不易。当然，它们就似没怎么修饰的村姑，颇有点自惭形秽，挤在了一起……

挤？！怎么校园内的建筑显得这么拥挤？缺乏艺术感，或者说，没有一个整体规划……

元戎莫名地感到一种压抑。是的，学府重地，本应是舒展的、豁朗的，有无数开放的空间，让学生，更让思想去驰骋……

百废待举，不必一开始就苛求这那，只要有个开头就行。

也许，没必要一踏进校门就如此操心，更不应该横挑鼻子竖挑眼，你是来建设的，不是来享受的，着眼点须矫正。

还好，没从同行者眼中看到什么。大概，他们更有思想准备，而且没有自己的那种寄望过高的心理。

元戎觉得自己的步子稳了一些。

宿舍不是新的。但看上去似新的一样——在假期中用石灰重新粉刷了一下。当然不能用城里挑剔的眼光看这类粉刷。否则，就会觉得不匀称、不规范了。只要明白校长的心意就行。屋内还新砌了壁橱，书架式的，方便、实用，考虑十分周到。

元戎有几分激动。他巴不得住老宿舍——这里面，多少可以嗅到老一辈人留下的气息，包括爷爷玉祠和大姑启慧的。他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创业的，在这种环境下坚韧不拔地去实践“百年树人”的奋斗目标，在这种环境下塑造了几代人的形象。所以，他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窗玻璃擦得很亮，似刚装上去一样，采光也不错，宿舍内一片阳光。

杨双渔把元戎、何亦秋领进这间宿舍，说：

——你们不是外人，我不罗嗦了，先去把别的老师安顿好，我再来。

元戎把行李往床上一扔，到门口去接过学生们搬来的东西——十几箱书，这是他最大的财产。学生们很热情，坚持要帮着解包、开箱、布置房间，尤其是几位女孩子，说道：

——你们拿把椅子上阳台上喘口气，一会儿，整个宿舍就布置好了。
实在拗不过这些孩子。

于是，两人便提了把椅子，上了阳台。

还没坐下来，何亦秋便大发感慨：

——我们真是前世有缘，没考研究生时，住在一起；考上研究生，住在一起；如今，工作了，又住在一起……

说了半天，没听到元戎回话。这家伙怎么啦？

回过头，见元戎拄住椅背，站在阳台上，怔怔地看着外边，双眉紧锁着。

何亦秋不明白——那不是校外？是另外一个单位，停了不少破旧汽车，有的被卸轮子，有的没了车斗，有的车头不知哪去了，……风刮过来，传来一阵阵敲打钢铁的声音，还带来一阵阵铁锈的腥味。地面上还有一汪汪泛着汽油的黄水……

——喂，元戎，你发什么呆？

元戎惊醒过来，叹了一口气：

——那一大片，本来是我们学校的校园——过去是运动场，包括足球场、篮球场、田径场……噢，那房子地基为什么这么高，本就是运动场上的主席台。小时候同祖父、大姑来过……

——这么说，现在被人占了？

——我本以为，这片地已经收回了。……

听了这话，何亦秋瞥了元戎一眼：

——本以为？如今这世上本以为的事太多了，可偏偏不能这么以为。经历那么多磨难，你还是个理想主义者。

——应该说，回到了家，便又理想化了。童年的家，一辈子都幻化在遐想中。

元戎有点自嘲地说。

汽修厂工场上那一汪汪水，在阳光下折射出一圈圈诡谲的色彩，仿佛就是一个个陷阱，如此晴好的天气，这些积水也不曾干涸，可见沤了有多久？气味实在难闻——真不敢再站在阳台上了。

两人各有各的心思，却不约而同转身回到室内。

杨双渔来了。

他喘着气，抓过元戎身边的椅子坐下了，一脸的疲惫：总算都安顿好了，将就着吧，以后会好些的。

何亦秋未等他开口，抢着说：

——难为你们，不，学校费心了。其实，犯不着粉刷什么的，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是不是，元戎？

元戎一笑：

——一家人不说两家人的话。

杨双渔喘过气，才说：

——对不起，外边还是这么嘈杂，乱七八糟，我们现在还管不了。

——这么说，很快可以收回这片土地了？

元戎十分敏感。

——只能说可能，我们正在努力。收回后，我们打算在这里再造一栋教学楼，八层的，可以多招收一千学生，当然，运动场照旧恢复，教学楼占的是原来的空地。

杨双渔这么说，但说得很平淡，像背公文似的。

元戎听出了别的味道：

——这只是一厢情愿？

杨双渔沉吟片刻，方说：

——收回这片地，还得让我们付一笔补偿费……

——这本来是学校的。

——人家说，尊重历史，也得承认现实，连法律也有一条，到一定年限，便可以免于追诉，何况当年他们也是经批准进来的。

——学校的教育经费本来就不足。

——是呀，一开口，几十上百万的补偿费从哪来。

——这是笔大数。

——不瞒你们说，调一批新老师，财务上都得精打细算一番，多一个少一个就不一样，虽说工资是国家行政开支，可别的就靠学校自身调节了。国家的基本

工资不高，教师没人做，把你们要来，说实话，我心里虚着哪。

——放心，我们这几个人都是下了决心的，铁板钉钉，走不了的。

杨双渔扶着椅子站了起来，不无忧伤地看着外边的“失地”，说：

——元戎，你知道吗，外边这片地，正是你祖父办学时，县里的父老赏给他的学田。

——这是客家人的传统了，潭坑老校址那也有一片。

何亦秋不解“学田”为何物，杨双渔给作了解释：

——客家人重文教，凡有人在外面得了功名回来，祠堂里就赏给他一片公田。这公田就被叫作了“学田”。

——噫，那今天，也得给元戎赏上一片学田才是。

杨双渔苦笑道：

——别说学田，连单人宿舍也赏不起，还得两个人挤一间。

元戎赶紧说：

——刚才，我们两个人还在说，有缘份，几次都分在一个宿舍。

——成了打不散的拍档了！

何亦秋开怀一笑。

杨双渔也笑了，这一笑，把眉头锁住的阴云驱散了好些……

学生过来了，说房间全收拾好了，请两位新老师“验收”。

收拾得……自然没话说的。宿舍又一次焕然一新，该藏的藏，该露的露，该突出的突出，该朦胧的朦胧。很雅致，很考究，很有品味——也难为这些客家女孩子，自小就有这么高的情趣。元戎还没什么，何亦秋却是目瞪口呆，赞不绝口：

——太好了，太好了，我都不敢消受，只怕一碰就乱了章法。

逗得女生们咯咯笑个没完。

后来又都一鞠躬，转身，飞也似地跑了。

杨双渔含笑道：

——这里唯一的优势是有这么些可爱、好学的学生，别的就不敢自诩了。

——当老师的，别无所求，求的就是可心的、有造化的学生，这比什么都强。

元戎感慨地说。

——这像老校长、你祖父的话了！

杨双渔这么说。

何亦秋调侃道：

——元戎是大有祖风哟！

余恬过来了，同杨双渔打了招呼后，说：

——历史系一位主任上我们宿舍了，说要一个一个拜访。我看，你们就上我们那去好了。

杨双渔忙说：

——你们去吧，我还有事办。这位历史系主任，是暑假中刚刚调入的。暑假里，学校刚刚升了格，所以，上面给配备了一批干部，从校长到系主任都有。他们来了，给学校增添生气。

说罢，他便离开了。

何亦秋笑嘻嘻地：

——这位系主任可真礼贤下士。

余恬却笑了：

——我看他，似刚从兵马俑里走出来的。

元戎一愣，方说：

——可不，历史系主任，当有历史味才是。

三人有说有笑，下了一层楼，到了女教工的宿舍层。

已经有几位新教师坐在里面了，当然不仅仅是历史系的，与余恬同住的新老师就是外语系的。人家说来看望大家，自然就不分系了，更何况来的是一位长者。

余恬的概括能力果然不凡。

这位历史系主任，似乎刚刚从兵马俑中走出来，还没走近，就可以嗅到他身上兵马俑似的熏人的尘土味，一身衣着灰不拉叽，皱皱巴巴的，不时下意识扯扯衣角，提提裤头，更似兵马俑的姿态了——随时在规整自己的仪态。走近，只见他黄得似起垢的脸上，竟有一块块老人斑，大的有一分硬币样，黑褐色，分外显眼，够老态龙钟的。也许，历史系需要这种历史形象，只能有这一种解释了。自然，说话也得有历史的厚度。

此刻，余恬将元戎、何亦秋作了介绍，他愣愣地看了元戎一阵，这才拍拍两人的肩膀，颇为由衷地说：

——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今后历史系的栋梁，非诸位莫属，我们早该退位了。他仿佛是说，退回到兵马俑的墓冢之中，那沉寂数千年的古冢之中。

何亦秋善于打圆场：

——哪里，您老德高望重，历史系这片天还得靠您撑着。

——撑天可不取。至于称我老，我可有意见了。